

果農淚·產業問題最深沉
溪底遙·農業沒有速成班

廖學堂

921震醒的生命實踐態度



廖學堂展示溪底遙研發的加工品

在窮鄉僻壤的南投縣中寮鄉，「溪底遙學習農園」辛勤耕耘跨入第4個年頭。「溪底遙」倡導有機無農藥栽培、重建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儘管外界迴響不小，開園至今，周邊農民仍然止於觀望。在地「小人物」廖學堂從自家果園做起，為地方農業尋找出路的希望工程，何時能開花擴散，列不出時間表。廖學堂並不氣餒，「觀念改變非一朝一夕，農業從來沒有速成班，學習等待，不也是紮實的教育」，他堅信，溪底遙倡行的觀念，終能普及。

採訪·攝影／徐清銘

51年次的廖學堂是農家子弟，但並未從農，年少時在外闖蕩，近30歲才回到故鄉，擔任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村幹事。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浸淫於「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官僚文化裡十多年的二介基層公務人員，投入企圖如此宏大、吃力未必討好的產業文化改造工程？故事，得從921地震說起。

逍遙公務員·生命突轉折

921之前，廖學堂的公務員生涯無風無雨：上班時，到社區活動中心為年老村民申請老人年金，辦辦農、健保，發放兵役通知，有時幫不識字的村民寫寫信、過濾稅單等；下班後，則喜歡與三五好友淺酌小飲、下下圍棋，棋力二段的他，若偶逢對手，經常廝殺到天明。生活有些逍遙，也略顯消極。直到921地牛翻身，一夕之間山河變色，世居八仙村馬鞍寮的廖學堂，徹徹底底地被震醒，生命態度有了重大轉折。

災後重建工作千頭萬緒，身為公家機關龐然機器裡的小螺絲釘，大可依據排定的任務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但是廖學堂除了公務本份工作外，更主動投入主導社區再造工程的民間力量，有段時間甚至特地申請留職停薪，以便心無旁騖地投入。

回憶當時心路歷程，廖學堂說，小時候，學校總是教導要做有意義的事，要服務社會、幫助弱勢，但是就像多數人一樣，概念雖有，卻只藏在內心深處，實踐十分有限，921百年大震發生，突然之間，出現了真正實踐書本教導道理的機會。

地震夜危難·福盛圳解危

當時，許多民間團隊進駐中寮災區協助重建，有建築學術團隊、醫療團隊、媒體影像紀錄團隊、文化工作團隊等，廖學堂因公務所需多有接觸。這些外來團隊並未受政府委託，卻全心全意付出、不求回報，廖學堂看在眼裡，十分感動，民間團隊提出的重建農村文化概念、構想，更開啓廖學堂不同的視野，引發他深切思索，除了道路整修、駁坎復建等一般工作外，是否可藉由重建過程各方資源彙集的難得

機會，為家鄉多做些「有意義的事」。

在此思維下，「福盛圳復活計畫」、「溪底遙學習農園計畫」陸續誕生。

福盛圳開鑿於日據時期，早年灌溉70~80公頃水稻田，是中寮鄉重要的水利工程，60年代因政府鼓勵轉作，水田變旱田，少了灌溉功能而荒廢。921地震之



災後重建中寮鄉商店街



水圳蜿蜒山間



涼亭水域造景

夜，八仙村住戶的瓦斯桶連環爆炸起火，火勢竄燒6戶民宅，自來水管線也因地層錯動而支離破碎，村內陷入驚慌失措的火災急難中，不意這條廢棄多年的水圳，卻以2天前積存的雨水撲滅了大火，讓村民重新省思福盛圳的重要性。

荒廢數十年·復活福盛圳

福盛圳水流引自坪林溪，全長約6公里，寬不到1公尺，僅屬水溝規模，但是全程多蜿蜒山腰懸崖之間，穿山而過的水流隧道就有3、4座，荒廢數十年，很多圳段早被走山的土石湮沒，無跡可尋。

廖學堂策動福盛圳復活計畫，推動並不容易，主管的農田水利會根本不予理會，為了一張水圳路線圖，還得奔波省府黎明辦公處，即使路線圖到手，按圖索驥，也未能找到圳道位置，最後央請老一輩「巡圳員」出馬，一路摸索，才逐步找出確切水路。

水圳蜿蜒山間，大型機具無路可達，清理土石、樹草、竹叢完全仰賴人手，粗大的竹叢盤根錯節，有時一天拆不了幾枝，看似小工程，其實艱辛無比。村民雖知覺福盛圳的重要，但普遍認為只用鋤頭、畚箕那有辦法挖通水路，推動之初，嘲笑質疑多於鼓勵。廖學堂說，那時是「歐吉桑」笑「歐吉桑」、70歲笑70歲，參與村民也以不管挖不挖得通、總有「公工」一天500元工資可領來自我解嘲。

圳岸砌卵石·盼萬物共生

直至挖圳工程引起關注，各方協助力量湧入，不時有義工利用假日專程前來幫忙，社會各界的關懷善意，讓村民得到了尊重，也得到了信心，他們以自己的行動爭取到始料未及的外援與友誼，也引發正向思考，工程雖然仍如牛步般緩慢，但嘲笑聲已轉為加油聲，對於福盛圳復活的面貌，村民也有了不同的期待。

民國91年11月21日，福盛圳舉行通水典禮，水圳有水了，然而村民們仍然荷鋤持鎬持續不懈地挑石築圳。除了清圳引水，八仙村民也希望圳水日後能與圳邊生態相互共生，因此不採用簡便卻扼殺生機的水泥敷蓋，寧願多花些時間以卵石一石石地堆壘，唯有如此，日後在砌石或石縫中，才能給予更



復活的福盛圳
水流不絕



圳旁平坦地簡易美化

多的生物棲息生養。

福盛圳通水至今已過了4年，如今終年水流不絕、暢行無阻，整體維護相當良好，平坦林地施設簡易石桌鐵椅，配上潺潺清水，自有一份優雅，福盛圳成了八仙村招牌景點。水圳的復活，來自村民胼手胝足。一石一土，沾滿了辛勞汗水；艱辛過程，大家親身經歷，因



廖國平農友施灑液肥

而更疼惜愛護。廖學堂持續觀察，垃圾、飲料空罐順手往水圳丟的情形，幾乎已難得一見，偶有年輕小夥子不經意之舉，年長者看見多會出言制止，每位村民儼然福盛圳的守護神。

一度辭工作·只為重建忙



溪底寮為流浪狗蓋的安樂窩

在廖學堂眼中，水圳功能不僅灌溉給水，流經門前屋後的活水，本身就是最漂亮的景觀，有了圳水沿路滲漏，下游水井得到活水挹注，水質更乾淨，水圳若暢通無阻，且是現成的截水溝，減輕雨水冲刷力道，對水土保持極具功效。以前，福盛圳還擔當灌溉大任時，農戶依供水多寡分攤水費，沒繳費就當巡圳員，負責巡查維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條維護良好的水圳，代表良好的分工合作傳統。如今村民用心維護水圳，某種程度也代表良好傳統的再現。



作工精細的竹簍出自溪底遙學員之手



廟前閒話家常



不施藥劑鳳梨園雜草崢嶸

從勘查路線到通水，短短6公里的福盛圳，花了整整2年的漫長時間，歷經飽受質疑的過程，但廖學堂不曾動搖，期間還一度辭掉公家工作，公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多為出國深造，他卻是為了專心投入福盛圳的工事。

談起這段經過，廖學堂說，復活水圳的構想，其實來自清理自家周邊阻塞的水溝開始。

當時想法很簡單，災後重建不能事事仰賴政府以及外來力量，重整家園可以自己來就動手做，搬動大石頭、移開傾倒的大樹，一個人的力量或許不夠，但總得搬搬看，自己動手出了力，別人才會加入幫忙。

為家鄉出力·大家動起來

有了這樣的想法，廖學堂向認養中寮災區的台北市政府申請4萬元經費購置鋤頭、畚箕，當時台北市政府每星期固定撥付20萬元經費分配各村，申請用途多半是添購電腦、傳真機，但廖學堂認為，這些辦公設備並非當務之急，讓大家動起來，願意為家鄉、社區出力，才是要務，所謂服務社區、服務人群，此時正是最佳時機。

適時，進駐重建區的中原大學喻肇青教授帶領的建築學術團隊提出福盛圳復活計畫，廖學堂心中的騷動一步一步清晰化，也有了著力的目標，就此一頭栽入。

廖學堂認為，福盛圳這條百年古圳重獲活水，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是自助而後人助的觀念，獲得了實踐。



溪底遙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內部一景



巡圳前廖學堂總要拜謝土地公



果醋加工品包裝樸實

民國90年，台北市遭逢納莉颱風重創，廖學堂獲知消息，隨即動員八仙村民帶著畚箕、鋤頭連夜北上，幫忙台北市民清理打掃，村民拋下身邊事務當義工，固然出自回饋心理，或許也可以說是自己先動手重整家園觀念另一種形式的實踐。

看盡果農淚·創學習農園

福盛圳91年底通水，工程告一段落後，「溪底遙學習農園」接著浮出。如同福盛圳復活計畫，成立學習農園的想法，廖學堂也是從模糊概念慢慢凝聚成形。

中寮鄉是窮困農鄉，鄉內工商不興，農業比重超過8成，但地理環境卻可以「地無三里平」形容，小山、丘陵地形限制農業發展，早年香蕉銷日暢旺時，中寮香蕉一度風光，但已是陳年舊事，目前主要作物柳丁、柑桔、龍眼、荔枝、香蕉，都談不上高經濟價值。

廖學堂從小看盡果農的辛酸與無奈：水果販前來收購，父親奉若上賓，辛勤照



有機柳丁園草生茂密



樹幹「穿裙子」防範星天牛

顧的上好水果，最終卻是以一斤2-3元的價格任果販宰割；送給親友的香蕉，被包得不成樣送去，並非堂堂放在桌上，而是悄悄置在角落，明明是好東西，只因市場行情低落，卻顯得毫無價值感。

公務員生涯，廖學堂更看多了果賤傷農的苦楚。老農夫挑著一大擔香蕉，背都壓駝了，卻賣不到幾個錢。有一回，柳丁

盛產、價格崩盤，高齡近70的老農，聽到農會不採收的提議，當場落淚啜泣，讓目睹的廖學堂久久難以釋懷。

創辦溪底遙·倡導無農藥

身為中寮鄉子弟，廖學堂深切了解，產業是最深沉的問題。當米甕是空的，孩子的學費沒有著落，銀行又催繳貸款利息，環境綠美化做得再好，社區藝文活動辦得再風光，歡樂場面只是假象，大家苦哈哈，為基本生計掙扎，怎麼快樂得起來。農村重建不能過度依賴觀光，在地生活體系的健全最重要，也是重建工作的真正目標。

為家鄉農業找出路，廖學堂背後有一股很大的推力，只是不知從何著手。參與社區重建過程中，廖學堂接觸更寬廣新穎的農業經營方式，推動有機農村、提升水果價值，也讓人們親近無農藥果園的想法逐漸浮現，福盛圳開通，中斷數十年的圳水重新奔流，目標輪廓益發清晰。其時，地震後進駐創辦「中寮鄉親報」的媒體工作者馮小非，也正探索從產業文化改造重拾農村活力的可能，兩人理念相投，92年，「溪底遙學習農園」正式成立。

發展有機農業，必須經過一段漫長的過渡期，果樹轉型有機栽培尤其難關重重，果農根本不相信柳丁可以有機栽培，「溪底遙」倡導有機無農藥的概念，周邊農家毫無響應。

獲父親同意·自家先做起

廖學堂一秉以往的作法，大家都不動，就由自家果園做起，但是第一道難關來自於年邁父親的反對，溝通良久，務農近一甲子的老父才勉強答應。

溪底遙學習農園運作方式相當特殊，設有行政部門，負責行銷、活動設計、資訊傳播、農業新技術蒐集、農產加工研究等事務，行政經理原為馮小非，不久前，由同樣來自都市的官欣儀接棒。田間耕作目前由回歸農村學習有機栽培的廖國平、陳泰龍兩位農友掌鋤。行政人員都為義工性質，農產銷售結餘撥給耕作農友。廖學堂希望農園收益至少可以維持參與農友基本的生活所需。

溪底遙成立不久就和主婦聯盟搭上線，第一期生產的柳丁，因轉型不久，仍殘存半年前積留下來的農藥，未通過檢驗，之後，即再無此現象。透過媒體廣為報導，以及架



每棵柳丁樹均設
蟲害診斷單



廖學堂居家竹編信箱

設精采網站強力放送，直銷預購供不應求，尤其加工的柳丁醋更是搶手，不過廖學堂不諱言，除了健康安全的號召外，初期產出，論外觀、質地，比起慣行農法仍顯不及，果樹生長態勢尤其弱勢。

有機新挑戰·開發新點子

柳丁植株最懼星天牛，星天牛慣於樹頭產卵、孵化小蟲鑽入樹幹啃咬樹心，翌年必嗚呼哀哉，廖學堂提供的兩處各約5分地的柳丁園，由於不施藥劑，昆蟲視若天堂，競相遷移來此安居落戶，果樹飽受星天牛威脅，剛開始，得趴在地上一棵棵地用手抓蟲，後來想出幫果樹「穿裙子」的點子，以綠網圍住樹頭，星天牛無法近身接觸，蟲卵只能產在綠網上，清除作業簡單許多。

廖學堂提供的另一塊農地，去年嘗試種植鳳梨，鳳梨較不懼蟲害，但是不施除草劑，雜草拔高飛快，單是除草就費時費力，如何精簡工事，還在苦思摸索。溪底遙奉行有機理

念，時時面臨新的挑戰，必須不斷學習、發揮創意想辦法解決。

溪底遙開園邁入第4個年頭，雖然外頭名氣響亮，但前後參與實體運作人數，廖學堂屈指算來還不到10人。他最期望的，以溪底遙為種子，向周邊擴散的效應仍未出現，村內農家雖睜大眼睛觀察，但談到加入行列還是裹足不前。

廖學堂並不灰心氣餒，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本非易事，何況果樹有機栽培難度高，轉型過程漫長，柳丁從小苗到成樹有果可採，少說4、5年，少了農藥護持，一旦蟲咬染病死亡，復育又是4、5年，對每天被生計追著跑的農人而言，有機之路，就如天邊的彩虹，美麗卻遙遠。

溪底遙紮根·人生路甘苦

廖學堂認為，農業從來沒有速成班，推行無農藥的概念，可以一步一步走，冀望很快開花擴散，反而不切實際。溪底遙的果園土裡有蚯蚓、樹枝有鳥雀，柳丁外觀雖不漂亮，每斤卻有20-30元身價，農民一一看在眼裡，不會沒有感覺的。

廖學堂說，有機農業調和人與土地的關係，農耕不再是掠奪，這是好的發展。溪底遙學習農園從構思到運作，有知名教授、學者、工程師的參與，農民就算不跟進，也都能以正面態度看待，中寮鄉難得有此機緣湧進如此豐沛的力量，溪底遙若結束，以後再難出現，因此即使前方的路再崎嶇，都不能撤退。對老農人而言，轉型有機是三級跳，不能強求，他個人有公家薪水支撐，生活無慮，更應努力走下去，讓溪底遙充滿希望，提供誘因，召喚年輕一代回來。

對於溪底遙，廖學堂還有很多抱負，構想裡，溪底遙不只是農業，也是生活教育園地，小朋友參與農業生產，親炙春耕、夏耘、等候收成的過程，將是十分紮實的教育。

投入社區再造7年來，廖學堂蠟燭兩頭燒，身體因此出了狀況，還經歷父親過世、離婚的打擊，也曾經成為眼紅者嫉妒、攻訐的對象，讓他身心俱疲，不過，回顧這段人生，廖學堂毫無怨嘆後悔。他自認只是很平凡的小人物，因緣際會，得以接觸各領域傑出而熱心的專家學者，並以他為窗口共同為社區前景打拼，人生短暫，擁有一段很有意義的人生，滋味非常甜美。

解